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CAMBRIDGE

经济科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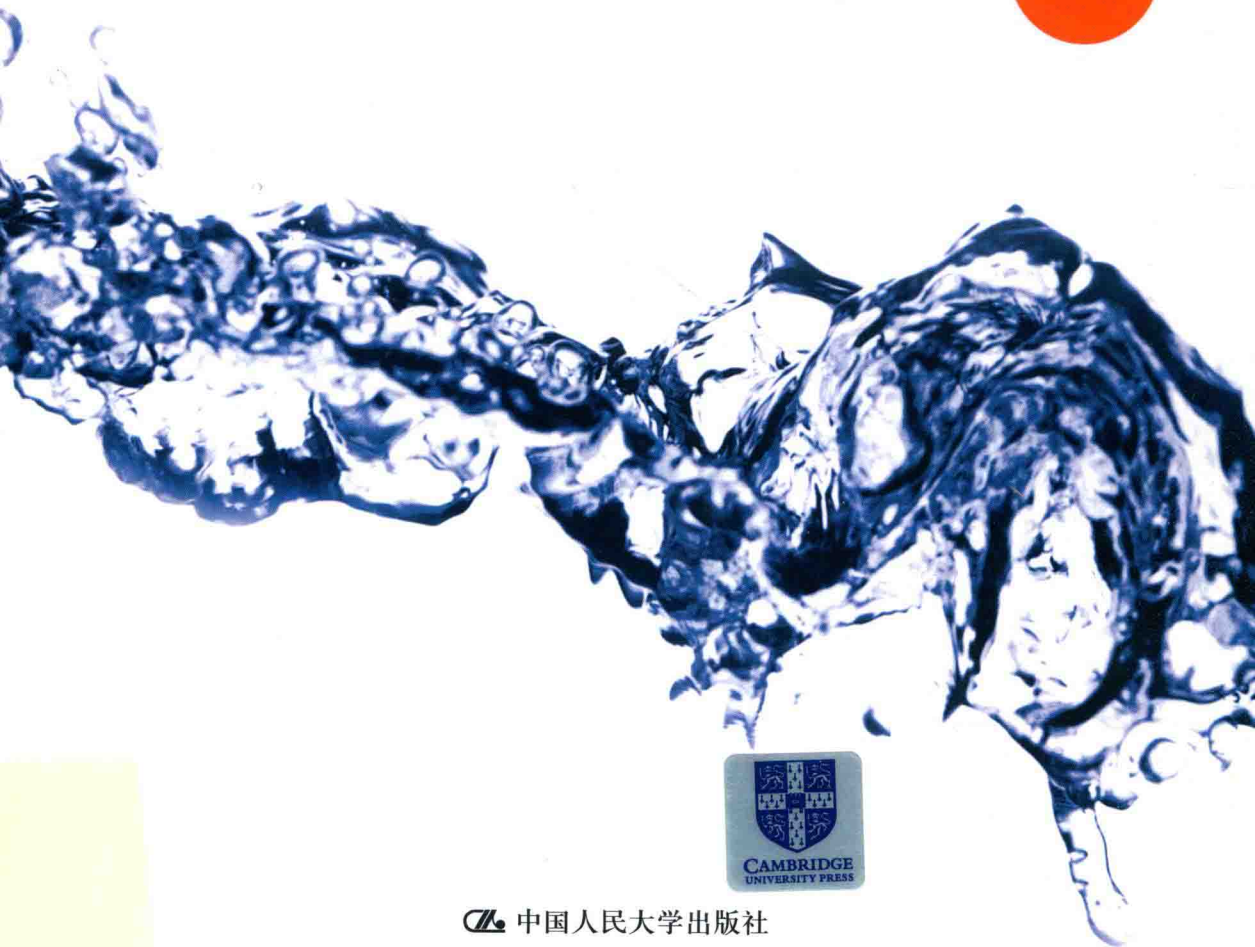
经济理论的回顾

(第五版)

马克·布劳格 (Mark Blaug) 著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Fifth Edi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经济科学译丛

经济理论的回顾

(第五版)

马克·布劳格 (Mark Blaug) 著

姚开建 译校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Fifth Edi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理论的回顾: 第五版/ (英) 马克·布劳格著; 姚开建译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1
(经济科学译丛)
ISBN 978-7-300-26252-9

I. ①经… II. ①马… ②姚… III. ①经济理论-教材 IV. ①F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3665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经济科学译丛

经济理论的回顾 (第五版)

马克·布劳格 著

姚开建 译校

Jingji Lilun de Huig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 开本

印 张 33.25 插页 2

字 数 852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经济科学译丛》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高鸿业 王传纶 胡代光 范家骧 朱绍文 吴易风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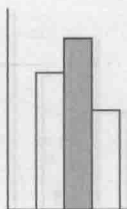
陈岱孙

副主编

梁 晶 海 闻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江 王利民 王逸舟 贝多广 平新乔 白重恩
刘 伟 朱 玲 许成钢 张宇燕 张维迎 李 扬
李晓西 李稻葵 杨小凯 汪丁丁 易 纲 林毅夫
金 碚 姚开建 徐 宽 钱颖一 高培勇 梁小民
盛 洪 樊 纲



《经济科学译丛》总序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辉煌历史。近百年来，中国由盛而衰，一度成为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把中国从饥饿、贫困、被欺侮、被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走上了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绝非易事，我们不仅需要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教训，也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还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市场经济虽然对我们这个共和国来说是全新的，但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市场经济的理论亦在不断发展完善，并形成了一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许多经济学名著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他们归纳出来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行为，这些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要想迅速稳定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先进经济学的理论与知识。

本着这一目的，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经济学教科书系列。这套译丛的特点是：第一，全面系统。除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基本原理之外，这套译丛还包括了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货币金融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重要领域。第二，简明通俗。与经济学的经典名著不同，这套丛书都是国外大学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大部分都已发行了几版或十几版。作者尽可能地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并附有案例与习题，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容易理解与掌握。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许多基本原理的应用受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或经济体制的影响，许多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上的，假设条件不同，结论也就不一定成立。因此，正确理解掌握经济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某些不同条件下产生的结论，才是我们学习当代经济学的正确方法。

本套译丛于1995年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筹备并成立了由许多经济学专家学者组织的编辑委员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许多学者参与了原著的推荐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向所有原著的出版社购买了翻译版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专家教授参与了翻译工作。前任策划编辑梁晶女士为本套译丛的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时期，我们把这套译丛献给读者，希望为中国经济的深入改革与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科学译丛》编辑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经济理论的回顾

本书回顾了从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的经济理论发展历程——更确切地讲是从大卫·休谟 (David Hume) 到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而且别具风格。首先, 本书论述经济理论史, 而不是简单介绍经济学说史, 也就是说, 它始终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分析, 而不掺杂有趣的历史话题, 不带有传记色彩。其次, 本书列有九本重要经济学经典著作的详细阅读指南, 分别是斯密、李嘉图 (Ricardo)、穆勒 (Mill)、马克思 (Marx)、马歇尔 (Marshall)、威克斯蒂德 (Wicksteed)、维克塞尔 (Wicksell)、瓦尔拉斯 (Walras) 和凯恩斯的著作, 其目的是鼓励学生直接了解所有这些经济学大师的著作。

如何阅读本书呢? 答案就是“从头读到尾”。然而, 这种回答可能并不合那些喜好随意翻阅的读者的意。对于这类读者, 我想强调, 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构建起来的, 后面的章节往往要承接先前章节所传达的知识: 书中提供了许多概述, 说明以前已讲过什么, 而且, 没有哪一章是完全独立的。总之, 这是一本为了了解经济学而写作的书, 既为了了解过去的经济学, 也为了了解现今的经济学, 坚持随意翻阅的浏览者将是得不偿失的。

本书第五版在原先七个经济学大师著作的阅读指南基础上, 又增加了关于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的两个新阅读指南。关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各章增加了重要但不多的篇幅, 而论述边际生产力、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章节有较多增补。关于宏观经济学的讨论有很大程度的修改。“进一步阅读的注释”部分既有删减, 也有增补。

这一版还有其他一些变化, 反映了我对经济学大师们自身优缺点看法的变化。公元前

古希腊哲学家阿尔基洛科斯 (Archilochus) 曾说: “狐狸知道许多事情, 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赫罗·伯林 (Isaiah Berlin) 曾使用这种比喻来区分复杂多面的思想家和单维专一的思想家。把这种区分应用于过去的经济学家大师, 我们将会看到, 亚当·斯密是狐狸, 斯图亚特·穆勒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刺猬, 实际上, 马歇尔是非常典型的狐狸。然而, 李嘉图即是狐狸又是刺猬, 杰文斯 (Jevons)、瓦尔拉斯、坎蒂隆 (Cantillon)、布瓦西耶尔和李嘉图也一样。至于凯恩斯, 他是长成刺猬的狐狸: 倘若是在以往的经济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有时是狐狸, 有时又是刺猬。我过去一向是狐狸, 但这

序 言

本书自 30 多年前问世以来，至今已第五版了。究竟为什么要推出经济思想史的新版本呢？可以肯定经济思想史不是像宏观经济学或产业组织那样的一门学科吗？在那些学科中，新知识的增长必然要求对教科书进行定期修订。可以肯定过去的伟大思想家的解释在很早以前就固定下来而不再变化了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要表明，经济思想史只是对以前事物的研究，因此只有发现被遗忘的著作手稿，或者重新检验先前所忽略的著作，才有可能对已被接受的解释增加某些新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几乎每一个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中的每项新的发展都可能使我们重新想起经济学史中一些旧有的、熟悉的论题，或者改变我们对过去伟大思想家真正想要表述的含意的标准看法。

东欧剧变使我们重读马克思理论，并重新解释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核算的争论。60 年代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出现使我们想起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简称《国富论》)中被其追随者所忽略的许多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样地，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对企业家精神和竞争过程的强调使我们认清了现代经济学为它在静态均衡理论上的偏见所付出的代价。经济学说史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对现代经济学的每一种新思潮作出回应，而且也影响到这些新思潮。总之，本书这一版（或任何其他版）从不对过去的经济学思想在含义和重要性上下任何结论。

本书的第一版一开始就讲到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并且认为在总体上后者优于前者。后来，我有了关于如何选择及使用术语描述这两种观点的第二种想法，“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可以被称为“历史再现”和“理性再现”，这两个角度各有优点。这导致在处理许多经济思想史争论问题上的变化——就像在这一版中将要看到的。

这一版还有其他一些变化，反映了我对经济学大师们自身优缺点看法的变化。公元前 7 世纪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 (Archilochus) 曾说：“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曾使用这种比喻来区分复杂多面的思想家和单独专一的思想家。把这种区分应用于过去的经济学大师，我们将会看到，亚当·斯密显然是狐狸，斯图亚特·穆勒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同样；实际上，马歇尔是非常典型的狐狸。然而，李嘉图却是彻头彻尾的刺猬，杰文斯 (Jevons)、瓦尔拉斯、庞巴维克 (Böhm-Bawerk)、维克塞尔和李嘉图也一样。至于凯恩斯，他是长成刺猬的狐狸；而马克思在以往的经济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有时是狐狸，有时又是刺猬。我过去一向喜欢刺猬，但这

是因为“那时候我年轻识浅”。现在我喜欢狐狸——喜欢斯密甚于李嘉图，喜欢穆勒甚于西尼尔（Senior），喜欢马歇尔甚于瓦尔拉斯——从这种偏爱引出一系列再评价，常常好像要把本书变成一本全新的书。不过我想，我还是成功地抵御了这种诱惑。

那么，本书第五版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具体变化呢？我保留了全部七个经济学经典著作的阅读指南，以鼓励对一手而不是二手资料的研究，并且增加了两个新的阅读指南。一个是关于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的，这只是因为很少有经济学家认为当代一般均衡理论应该更多地归功于约翰·希克斯而不是莱昂·瓦尔拉斯。另一个是关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凯恩斯的理论，但几乎没有人真正读过他的书。在第12章有一个关于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的较为广泛的讨论，因为它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的最主要对手。第15章论述新古典货币、利息和价格理论，这一章被重新修改并扩充，而更详细地重新编写的内容出现在论述宏观经济学的第16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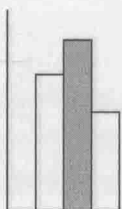
我试图削减本书过于冗长的篇幅，一个办法是削减“进一步阅读的注释”部分，它们现在已只剩下骨架了。当我在1962年写作本书时，经济思想史的文献还很少，所以，我在每一章结尾所附的“进一步阅读的注释”可以被认为适应了实际的需要。然而，自那以后，H. W. 施皮格尔（H. W. Spiegel）在其《经济思想的发展》（*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第3版，1991）一书中附加了160页的文献注释，不仅包括了我引证的每一份文献，而且内容更多。另外，J. H. 伍德（J. H. Wood）编辑了系列的《杰出经济学家评论》（*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Economists*），这是一套多卷本的已发表论文的选集，包括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马克思、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哈耶克（Hayek）、熊彼特（Schumpeter）、维克塞尔、凡勃伦（Veblen）和凯恩斯的著作。我根据自己的系列丛书做了增补，该系列丛书是一套46卷本的已发表的论文集，包括过去最重要的和较重要的经济学家。总之，想要通过二手资料进一步阅读的一般读者是不难在那里找到想读的东西的。这也使得在文献注释上再浪费时间已没有必要了。不过，我没有完全放弃“进一步阅读的注释”的部分说明只是要表明，我有时会借用（或拿来）一些观点，或者向读者指出与我的观点完全相反的解释。

我要感谢为我打印书稿的埃尔克·科赫莱尔（Elke Kohler），感谢资助这个新版本的埃克塞特大学经济学系，也感谢罗格·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为新的第16章提供很有价值的意见。

马克·布劳格

埃克塞特，德文郡

1995年9月



致 谢 词 汇 表

第一版（1962）致谢

我希望能表达我对 H. Barkai、B. Balassa、W. Fellner、T. W. Hutchison、R. L. Meek 和 G. Shepherd 等人的谢意，他们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很多很有帮助的建议。我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由于人数过多，不能一一提及，他们经常就我感兴趣的一些话题进行争论。另外，我必须感谢 Margaret Lord，她对文字进行了润色，感谢 Ann Granger，她高效率地打印了手稿。

我要感谢下列出版者，它们允许我引证它们所出版的著作：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J. 瓦伊纳，《国际贸易理论研究》，1937）；芝加哥大学出版社（J. M. 克拉克等，《亚当·斯密（1776—1926年）》，1928）；《政治经济学杂志》（G. J. 施蒂格勒，《效用理论的发展（II）》，1950）；哈考特出版公司（J. M. 凯恩斯，《和平的经济意义》，1919）；《经济学研究评论》（O. 兰格，《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1935）；麦克米兰公司（A.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930）；K. 维克塞尔，《政治经济学讲义》，1934）；劳特里奇出版社（P. 威克斯蒂德，《政治经济学常识》，1934）。

第二版（1968）致谢

我要感谢 K. Kubota、E. Kuska 和 R. M. Olsen，他们提出了专门的建议，这些建议在修改中已被采纳。我要特别感谢 Ruth Towse 和 Maureen Woodhall，他们对手稿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排查与整理，这种不留情面反而证明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第三版（1978）致谢

多年来我收到读者的许多主动来信，并要求回信。有些来信指出书中的谬误以及印刷错误。他们的名字太多，不能一一提及，但我要对 D. Hamblin 提出特别感谢，他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前一版，我还要特别感谢 S. P. Hersey，他同样认真地阅读了这一版。

- λ = 任意的正的常数
 m = 齐次函数的次
 k = 作为总转移支付或总收入一部分的现金余额需求
 M_1 = 货币余额的交易需求
 M_2 = 货币余额的投机需求
 S = 计划储蓄
 $I = \Delta K$ = 计划投资
 s' = 平均储蓄倾向
 z = 递增的资本-产出比
 G = 实际收入增长率
 u = 花费在奢侈品和个人服务上的实际工资账单部分
 ω = 平均收入函数的弹性或需求价格弹性
 AR = 产品的平均收入
 MR = 产品的边际收入
 c_i = 不变资本
 v_i = 可变资本
 k_i = 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
 $t_{c,v}$ =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周转率
 $d_{c,v}$ =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耐久性
 C = 固定资本
 V = 流动资本
 s = “剩余价值”
 σ = 单位时间“剩余价值率”
 q = “资本有机构成”
 q_0 = 整个经济的平均有机构成
 Q = 资本-劳动比
 o_i = 马克思的一部门产出
 t_r = 原材料周转率
 t_f = 固定资产周转率
 s_v = 消费品的“剩余价值”生产
 s_k = 资本品的“剩余价值”生产
 \bar{s} = 可使用的剩余价值
 \bar{v} = 减去薪水的可变资本
 e' = 地租率
 U = 总效用
 MU = 边际效用
 MU_n = 货币的边际效用
 MU_e = 支出的边际效用
 MRS = 一对商品或要素的边际替代率
 MP_N = 劳动的边际产品
 MP_K = 资本的边际产品
 \dot{w} = 单位时间工资变化率

p_N = 单位劳动的价格

p_K = 单位资本的价格

MC = 边际成本

A = 总要素生产力

α = 关于劳动的生产函数的弹性

β = 关于资本的生产函数的弹性

\bar{n} = 每单位资本的实际地租

n = 每单位资本的货币地租

ϕ = 要素间的替代弹性

TR = 总收入

TC = 总成本

ψ = 总成本弹性

τ = 平均成本弹性

γ = 每单位土地面积产品单位

a = 产品的供给区域

f = 平均运费

V_y = 货币收入速率

Y_e = 所挣取的收入

Y_d = 可支配收入

Y_p = 计划收入

Y_r = 实际收入

H = 贮藏

\dot{p} = 单位时间价格变化率或通货膨胀率

\dot{p} = 单位时间通货膨胀变化率

EQ = *Economic Inquiry* (经济调查)

ER = *Economic Record* (经济记录)

ERV = *Economic Review* (经济评论)

EJHET =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

HER = *History of Economic Review* (经济评论史)

HGPE =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史)

IEP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国际经济论文)

IESS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 D. L. Sills (1968)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D. L. Sills 编 (1968))

ISSB =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国际社会科学季刊)

JEP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经济展望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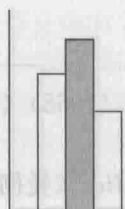
JES =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经济研究杂志)

JHB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生物学史杂志)

JHET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经济思想史杂志)

JLE =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法律经济学杂志)

JME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货币经济学杂志)



缩写表：期刊和文集

- AEPX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澳大利亚经济论文》
- A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美国经济评论》
- APCE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y* 《公共和合作经济年刊》
- CAMJ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剑桥经济学杂志》
- CJ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加拿大经济学杂志》
- EC *Economica* 《经济学》
- EET *Essays in Economic Theory*, eds. J. J. Spengler and W. R. Allen (1960)
《经济理论文集》，J. J. Spengler 和 W. R. Allen 编 (1960)
- E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经济史评论》
- EJ *Economic Journal* 《经济杂志》
- EMDT *Evolution of Modern Demand Theory*, eds. R. B. Ekelund Jr., E. G. Furnbotn
and W. P. Gramm (1972) 《现代需求理论的发展》，R. B. Ekelund Jr., E. G.
Furnbotn 和 W. P. Gramm 编 (1972)
- EQ *Economic Inquiry* 《经济调查》
- ER *Economic Record* 《经济记录》
- ERV *Economic Review* 《经济评论》
- EJHET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欧洲经济思想史
杂志》
- HER *History of Economic Review* 《经济评论史》
- HOP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史》
- IE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国际经济论文》
- IES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 D. L. Sills (1968)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D. L. Sills 编 (1968)
- ISSB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国际社会科学会刊》
- JEP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经济瞭望杂志》
- JE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经济研究杂志》
- JHB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生态学史杂志》
- JHE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经济思想史杂志》
- JL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法和经济学杂志》
- JM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货币经济学杂志》

- JP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杂志》
- JR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区域科学杂志》
- KYK *Kyklos* 《Kyklos 杂志》
- MEC *Metroeconomica* 《计量经济学》
- MME *Marx and Modern Economics*, ed. D. Horowitz (1968) 《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 D. Horowitz 编 (1968)
- MS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与社会评论》
- NPDE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s.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1987)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J. Eatwell, M. Milgate 和 P. Newman 编 (1987)
- NYER *New York Economic Review* 《纽约经济学评论》
- OEP *Oxford Economic Papers* 《牛津经济学论文》
- PPA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 Affairs* 《哲学与现实生活》
- QJ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经济学杂志季刊》
- REA *Readings in Economic Analysis*, ed. R. V. Clemence (1950) 《经济分析资料》, R. V. Clemence 编 (1950)
- R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经济学研究评论》
- RRP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
- SE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南方经济学杂志》
- SJPE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苏格兰政治经济学杂志》
- UT *Utility Theory. A Book of Readings*, ed. A. N. Page (1968) 《效用理论——参考资料》, A. N. Page 编 (1968)



绪论：经济学理论有进步吗？

这是对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批判性研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重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上，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自身的心智发展、他们的前辈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则不做过多的介绍和研究。批评隐含了判断的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如果不是有些经济思想史的作者坚持按其自身的术语去判断过去的理论的话，这本来是不值一提的。完全可以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能从头脑中把现代经济学知识清除出去。不过，他们的意思是应按作者那个时代的条件去衡量他过去的观点，以免经济思想史退化成为一种令人生厌的全能知识的练习。出于傲慢而轻视过去的学者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对祖先的崇拜又何尝不是一种危险呢？的确，在评价过去的学者的著作时总是存在两类危险：一方面，只看到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继承的分析方法的局限和他们写作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另一方面，夸大他们的优点，渴望发现一种对他们那个时代来说超前的观点，而这常常是评论者自己的想法。换一种方式说：既存在用现代理论的规范去判断较早作者的错误，也存在像萨缪尔森所说的“不能识别较早作者真实原意而掺假的错误，因为他们不使用现代的专门术语和符号”。对于前者，可以以庇古为例。当被问到如何评价《亚当·斯密以前的价值理论》(*Theories of Value before Adam Smith*)一书时，庇古说：“对于那些关心现在经济问题的阅读者来说，对这些古老东西的研究实在是太难了，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他们不会花时间研究已有定论的、几个世纪以前提出的并且可能是不适当的结论。”对于后者，在任何有关被忽略的先驱者著作的博士论文开头都可能找到。

把较早的经济学说简单地看做“死人的错误观点”的人和把较早的经济学说评价为许多有见解的思想宝库的人之间的冲突超越了经济学本身的范畴。这是对心智历史本身态度的一种基本区分。经过一些德国哲学训练，人们可能用两个极端来描述这种冲突：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对论者把过去时代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或多或少地看做对当时状况的忠实反映，每个理论在它所处的背景下都具有合理性；绝对论者仅把眼光牢牢地放在主体的心智发展上，把它看成从错误到真理的稳步前进过程。相对论者不用更好或更坏的术语给不同时代的理论排序；绝对论者却不得不这样做。当然，现在很少有评论者以这样极端的形式看问题，但是，几乎每个经济思想史学家对过去理论的态度都处于接近这一极或那一极的某个位置上。

这两种看法都能进一步细分。例如，相对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家的思想不过是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理论解释，或者更进一步说，反映了磨其政治战斧的人们的动机。这是“意识形态”或人为意识的学说，它永远把意识形态偏见与辩解动机相等同，虽然这二

者是绝不能等同的。E. 罗尔 (E. Roll) 的《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939) 第一版是这种观点的典范, 虽然在后来的版本中作者只是主张经济制度的变化在经济思想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回避问题实质的用语。相对主义在 W. 斯塔克 (W. Stark) 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史》(*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in Its Rela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一书中走到了极端。斯塔克认为, 理论只不过是反映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 随意翻开这本书, 他要求我们相信, 李嘉图在 1817 年提倡劳动价值理论是有道理的, 因为固定资本在那个时代使用得很少, 但他在三年后斟酌这个理论时, 完全“承认了机械化的胜利进军”。在 L. 罗金 (L. Rogin) 的《经济理论的含义和正确性》(*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Economic Theory*, 1956) 中可以发现相对论者解释中唯一站不住脚的看法。在评价一种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上, 相对论者往往忽视对内一致性和解释力的考虑, 仅仅注重与历史和政治环境的一致性。而罗金走得更远, 他认为, 一种特定的经济理论的实在意义在于它的实际政策建议; 更为错误的是, 他讲的这句话似乎不是为说明其时代政策问题的一种理论上的逻辑含义, 而单纯是一种政策含义, 好像那些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写作的 20 世纪的经济学家所讲的一样。整个论题的麻烦在于经济理论很少有涉及特定政策结论的: 经济学家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完全对立的政策, 而凭借的是同样的理论。

在其现代形式上, 相对论者的解释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有价值的融合, 即把经济思想史与政治史和道德哲学史相融合, 而不是与经济和政治历史背景相融合。这种视角是更宽阔的方法的最好例证之一是 W. C. 米切尔 (W. C. Mitchell) 的讲演录《经济理论的类型》(*Types of Economic Theory*, 1949), 它很谨慎地把“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过渡和由世代相继而形成的这些观念的发展”归为“一种心智的特殊技艺”。A. 格雷 (A. Gray) 在令人喜闻乐见的介绍综述《经济学说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Doctrine*, 1931) 中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经济科学——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与其他科学不同, 在经济科学中不存在意料中的从较小到较大确定性的进步; 也不存在那种对所有年代的任何矛盾学说来说都是正确的真理。”看一下米切尔或格雷书中涉及 1870 年以后的部分, 马上就会发现这个论断的错误之处。在 19 世纪 80 年代, 经济学只是成了一种学院式的学科, 此后, 大概是第一次, “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过渡”支配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相对论者没能带来超越 1870 年前后终结的古典时代的对制度或历史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因此, 相对论者或者像米切尔和格雷一样忽略了现时代, 或者像罗尔和罗金一样改变了对 1870 年以后经济思想的想法。

一般来说, 认为在经济学这样的学科中, 单单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就能提供心智演进的钥匙是荒谬的。许多相对论者只是主张, 经济学家总是在迎合潮流的状态下写作, 对过去的历史大环境的了解有助于解释过去的理论。这显然是真实的, 但是, 除非有什么办法使我们忘掉思想观念有其自身发展的动力, 否则, 坚持不懈地讨论这一问题总是有其必要性的。就像雅各布·瓦伊纳所观察到的, 相对主义常常等同于一种用历史必然性进行的粉饰:

经济史学家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有根据的学说: 如果有丰富的信息可以利用, 那么, 考虑到那时的环境条件, 一种特定理论在任何时代的盛行都是可以理解的, 并且可以通过诉诸这些特殊环境条件被证明是精确的。在接受这种观点上有一些明显的障碍。因为通过它可以得出结论: 除了在现代, 任何年代都不会出现严重的原则错误。它忽略了一个事实, 即一种正在经历进化的历史环境正需要进行经济分析。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 p. 110)

关于经济行为的假设不是绝对真实的, 理论推理也不是对所有时代在所有地方都是站得

住脚的，但是，真的会有人要否认经济学在技术和分析上已取得的进步吗？例如，亚当·斯密紧紧抓住了市场机制能调整买者和卖者的独立决策这个方面，但是没能注意到需求和价格的函数关系这样根本性的东西。他从没有想过精确地证明在什么程度上分散决策的经济生产最优产量是可能的；而当一百多年以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证明了斯密所确信的逻辑时，他们对一种竞争制度最理想特性的证明却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在表面上不尽相同。考虑到如此这般的结果，绝对论者从现在的高度看以往的错误，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真理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经济知识的边际增量上。

绝对论者很有可能在读了大量相对论者的著作之后才产生的。现在对根据相对论者布朗基 (Blanqui)、罗舍尔 (Roscher)、英格拉姆 (Ingram) 和科萨 (Cossa) 的教科书所培育的一代来评价坎南 (Cannan) 的名作《生产和分配理论》(*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1893)——经济学大师主要错误的真实目录——中新产生的反传统方法是困难的。不过，承认经济理论确实有进步并不应掩饰进步程度的高度不平衡，它代表着经济学分析进步的历史。对价格制度的纯逻辑的一般见解出现在与时代所特有的状况和问题相关的理论框架中。当一种观念受到批评而被放弃时，人们热烈地追求最近的更为新奇的事物，把许多仍有价值的东西也抛弃了。结果，经济学史与其说是理论成就持续积累的编年史，不如说是人类心智扩展的变革史，在这个过程中，已知真理因为新的变革而被忽视。确实，经济学有时好像受到一种对称意念的推进，这种对称要求每一个新的理论总是对旧东西进行准确的订正。

在 19 世纪上半期，人们把经济学看成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斯密）的研究，是对“支配人类产品分配的法则”（李嘉图）的研究，是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马克思）的研究。然而，1870 年以后，经济学逐渐被定义为一种分析“作为既定目的和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1932 年由罗宾斯 (Robbins) 陈述的一个适当的定义，如果严格地按此定义，罗宾斯将否认许多以前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学的东西。在两个世纪对资源增长和欲望提高的关注之后，1870 年以后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在既定资源和欲望下，对资源有效配置的原则的研究。古典经济理论中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与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一样多；新古典理论不过是微观经济学；由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并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事实上取代了微观经济学。能否单独地用心智力量来解释人们关注的焦点的这种戏剧性转移——正像绝对论者倾向于认为的那样——是值得怀疑的。归根结底，即使是纯经济理论，也是为了说明经济体系的实际运行而设计的。像边际革命或凯恩斯革命那样剧烈的重要变化肯定是与社会制度结构的变化和新的实际问题的出现相关联的吗？

一种可能是，这种经济学重心的转移归因于哲学态度或主要推理模式的变化。它是与熊彼特所持有的科学经济学具有自发性质的相对论解释相对立的。熊彼特宣称，虽然经济学家的政治偏好和哲学价值判断会对经济学的发展造成冲击，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不受影响：“经济分析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由经济学家碰巧持有的哲学观点所决定的。”这种教义式的“实证主义”是在他的宏大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1954) 的导论中提出来的，事实上并没有在正文中论证。该书一半的篇幅讲到历史、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潮，大致因为它们与经济理论有关。通过严密的考察，原来熊彼特并不认为经济学在逻辑上独立于哲学，而是认为经济学家的哲学信仰与他们所提出的经济假说的正确性无关。后一个观点实在是太容易理解了。看看从所持的不同哲学原理出发看待经济思想史的大量伪解释：“个性”和“一般性”——O. 斯潘 (O. Spann) 的《经济学史》(*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1930)；把经济体系看做有机体的生物学观点和把经济体系看做机器的